



## 馬新華人傳統行業概論

廖文輝

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中文系暨東南亞學系副教授、東南亞學系系主任、  
馬來西亞歷史研究中心主任

### 摘要

自19世紀華民大量移進馬新，華南許多傳統行業也隨著移植進來，這情況也被西方觀察家注意及。由於同鄉同姓同地緣聚集一處，也形成行業壟斷的現象。這些行業有各自的祖師爺、禁忌、行話、行號、製作和運行程式，並有各自的行會組織，以為互助和保障各自的權益。馬來西亞傳統行業繁多，基本涵蓋農漁、工匠和交通商業三大類。然而隨著科技進步，社會轉型，傳統行業也面臨式微的困境。馬來西亞華人傳統行業迄今仍屬較為空白的研究，本文嘗試依據上述綱要加以論述整理，希望能提出一個輪廓，以助於往後的研究。

**關鍵字：**馬新華人、傳統行業、同鄉同業、行會、工匠。



# Introduction to Malaysian and Singapore Chines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Lew Bon Hoi\*

## Abstract

Since the mass Chinese immigration to Malaya in the 19th century, much of the traditional occupations also followed the immigrants. Residents from the same village, origin and with the same surname lives together, forming monopolistic industry in that area. These industries have their own "ancestor", taboo, jargon, proprietorship,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They also have respective guilds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and provide mutual assistance. From the vast variety of Malaysian traditional occupation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agricultural, fishery, crafts and transportation.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s along with the transition of society, these traditional occupations are declining as well. Since th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occupation of Malaysian Chinese remains unknown in academic research,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and provide an outline to facilitate future researches.

**Keywords:** Malaysian and Singapore Chines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Same Hometown and Same Profession, Guild, Craftsman.

---

\* Associate Professor,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Department &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Hea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 Centre of Malaysian History.



## 一、前言

中國原鄉的傳統行業何時在馬來西亞落戶，確實年份和情況恐怕已不可考，然而可從英殖民官員或觀察家的文字管窺一二。1794年1月25日萊特的一份函件曾說明：「華人是我們居民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操握木匠、泥水匠、金屬匠各業。<sup>1</sup>」從這可知，早於18世紀後期，已有不少傳統行業在此發展。紐博（T. J. Newbold）在其著述曾謂來自閩粵的華民從事墾殖、胡椒和香料的種植、鞋匠、打金、鐵匠、造槍工人、木匠、烘焙師傅或礦工，並且特別提及部分福建人經商，廣東人則為礦工和手工藝者。<sup>2</sup>克勞馥（John Crawford）在其《東印度群島史》，以及攝影師約翰·湯申（John Thomson）的《19世紀攝影師在甲峽、暹羅和印支之遊記》亦有論及華人的職業。<sup>3</sup>這些都是19世紀上半期的著述，其所論及的華人行業情況較萊特為詳。然而，最為完整的提及華人各行各業的非沃恩（J. D. Vaughan）莫屬，他出版於1879年的《海峽殖民地華人的風俗習慣》，論述百多種華人行業。<sup>4</sup>

閩粵華民南來，絕大部分固然目不識丁、身無分文，然而部份華民在家鄉習得的謀生技能和手藝卻隨著他們南來，許多原鄉的行業得以在此傳播，開枝散葉。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些傳統行業，或現今所謂的老行業，卻慢慢的沒落，有者甚至已經消失，即便還保存的也日薄西山，有被時代洪流淘汰之虞。

---

<sup>1</sup> 巴素（Victor Purcell）著、劉前度譯：《馬來亞華僑史》，（檳城：光華日報，1950），頁29。

<sup>2</sup> T. J. Newbold,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Kuala Lumpu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12-13.

<sup>3</sup> John Crawford, *History of the India Archipelago(Book I)*, (Frank Cass & Co. LTD, 1967), pp135-136；John Thomso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Siam and Indo-Chin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pp13.

<sup>4</sup> Jonas Daniel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5.



馬新的傳統行業有其方言和地緣的特色，種類繁多，值得採集和整理，本文將以民俗的角度，從行業的祖師爺、行話、禁忌、類型等角度，以及與之相關的課題如同行同業、行會組織和行業前景等進行探討。

## 二、同鄉同業現象

在馬新地區，至今我們依然會聽說如下的市井俚語：福州人三刀走天涯（即理髮剪刀、廚房菜刀和裁縫剪刀）、福建省有兩把廚刀（一把由福州人執握，一把由晉江人把持）、出門行路要找興化人等<sup>5</sup>。事實上，類似的現象即是同鄉同業的表現。

同鄉同業是中國極為普遍的社會經濟現象，「主要是指在城市工商業經濟中，來自同一地區的人群經營相同的行業，利用同鄉或同族關係建立的商業網絡，實現對市場和資源的壟斷與控制。」<sup>6</sup>華民在移入馬新後，人地兩生疏的情況下，為了彼此照顧，自然形成同鄉同姓聚集，並且從原鄉呼朋引伴，共同從事同一行業，久而久之，中國原鄉原由的社會經濟現象也就同樣出現在異地的馬新地區。

早在 19 世紀英國殖民統治時期，萊佛士、余有進和沃恩等人就已注意到同鄉同業的現象，近代學者麥留芳針對這種方言集團壟斷某一行業的現象曾嘗試給予解釋，顏清湟在這個基礎上更進一步說明：「自然環境、移民的先後次序以及行業職業化的延續性，制約和決定了早期中國移民所要從事的行業。」由於華民「都趨向謀求同樣的工作。但他們要繼續從事同樣的工作，又大受新環境

---

<sup>5</sup> 區如柏：《祖先的行業》，（新加坡：勝友書局，1991），頁 11、17、72。

<sup>6</sup> 鄭莉：〈東南亞華人的同鄉同業傳統——以馬來西亞芙蓉坡興化人為例〉，廖文輝編：《2019 年馬來西亞華人民俗研究論文集》，（加影：新紀元大學學院，2019），頁 279。



的影響」，此時方言和宗親組織就發揮同業行會的作用，同時維護行業壟斷，並使之長期保存下來，因此「某些方言集團在某些經濟領域中佔據統治地位，主要是方言和宗親組織起作用的結果」，就不難理解了。<sup>7</sup>特別點出了方言組織在同鄉同業中的積極作用。就如早期檳城的魯班行為了維護行業同人的利益，甚至規定只有來自廣東古岡州六縣人士可參與魯班行，尤以臺山人為主，就是其中的顯例。<sup>8</sup>19 世紀的大環境造成許多行業都只內傳給同鄉親人，造成某些方言群體與一些特定行業的關係密不可分，想到某一方言群體，就會想到與其相連的行業，這往往也會形成行業壟斷的情況。<sup>9</sup>以下的文字或許最能說明這種情況：

閩南人的行業是樹膠工廠、裝卸貨物、駁船、採石、燒磚、木匠、泥水匠、火鋸及搬運夫等；廣府人多從事機器、木匠、樹膠工廠、藤工、打金及制革、開酒樓等；潮汕人則從事制鞋、漁夫、藤器、火鋸及駁船等行業；客家人則從事制鞋、藤器及洋鐵用具、當舖業、藥材店等；寧波、溫州、江西及上海人多從事傢俱、帷簾、椅墊、裝修及革製品等；興化、福州、福清人則多從事海員、修理腳踏車及車胎翻新等。<sup>10</sup>

馬新的同鄉同業基本可以分為兩種模式，第一種以地緣為結合，其容納的群體較為廣泛。這種以地緣為結合的模式，其最大的外延是各方言幫群的職業

<sup>7</sup> 顏清煌著，粟明鮮等譯：《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89），頁 108-110。

<sup>8</sup> 葉俐華：〈魯班行的成立沿革略論〉，《馬來西亞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報》第 6 卷第 1、2 期合輯，2017 年 12 月，頁 83。

<sup>9</sup> 黃祖耀：〈頭路——新加坡福建人的行業序〉，崔貴強等著：《頭路——新加坡福建人的行業》，（新加坡：新加坡福建會館，2008），頁 5。至於壟斷的原因可以參看南洋大學東南亞華人史課程師生編：《南洋大學新加坡華族行業史調查研究報告》，（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4），頁 1：18、6：12、8：13-14。

<sup>10</sup> 唐若玲：《東南亞瓊屬華僑華人》，（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頁 58-59。



分佈，如福建和潮州人主要在營商、廣東人為手工業者，客家人主要在開礦、海南人經營餐飲等是。客家人除了開礦，他們也佔據了藥材店行業的半壁江山，其次是當店，幾乎也由他們操控。在新加坡客家人更是眼鏡行業的先驅，到了 1990 年代，有約三百多間的眼鏡店，近半是客家人開設。<sup>11</sup>

潮人亦有三大傳統行業，即米糧雜貨、煙酒和漁業，以 1950-1980 年代的吉隆坡為例，在所有 133 家潮人商號中，經營米糧雜貨和酒業的商號就高達 60 家，幾達半數。<sup>12</sup>與漁業相關的商號主要分佈在雪州沿海的漁村，在所有 127 家潮人商號中，漁業商號和魚行共 50 家，而兼營雜貨酒業的魚行則有 19 家，總共 69 家，數量已經過半。<sup>13</sup>

其中更為顯著的是興化人的交通行業。馬新的興化人人數極少，然其行業特徵極為明顯，甚至有謂「出門行路要找興化人」。<sup>14</sup>森美蘭的芙蓉為興化人主要的聚集地之一，他們最早在此充當人力車夫或三輪車夫，有所積蓄以後，開始轉為經營腳車和機車修理店，最後擴大至腳車行、機車行、汽車行，乃至汽車保險和貸款等相關業務。故此，早在 1923 年他們已在芙蓉創辦「九州自由車商會」，在此之前據說也創辦了「三輪車公會」。他們在交通行業的成功主要是以姻親關係和培訓學徒接班來擴大經營範圍，並建立商業網絡，通過彼此間的協作，形成行業壟斷和競爭優勢。<sup>15</sup>

---

<sup>11</sup> 區如柏：《祖先的行業》，頁 53-54。張翰璧：《東南亞客家及其族群產業》，（中壢：中央大學出版社；臺北市：遠流，2013）有極為詳盡的論述。

<sup>12</sup> 詹緣端等著：《海濱潮鄉——雪隆潮州人研究》，（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雪隆潮州會館，2016），頁 109-112。

<sup>13</sup> 詹緣端等著：《海濱潮鄉——雪隆潮州人研究》，頁 119-121。

<sup>14</sup> 區如柏：〈出門行路要找興化人〉，氏著《祖先的行業》，頁 17。

<sup>15</sup> 鄭莉：〈東南亞華人的同鄉同業傳統——以馬來西亞芙蓉坡興化人為例〉，廖文輝編：《2019 年馬來西亞華人民俗研究論文集》，頁 286-290；南洋大學東南亞華人史課程師生編纂：《南



如果再往內細分的話，有不少行業是由來自特定縣市的人群所操縱，或者是某個地區的行業由某個縣市移民所佔據，如新加坡早期的建築行業中，挑沙石的多是三水女工，木工則是惠安師傅，這是因為惠安人有優良的木工手藝傳統。<sup>16</sup>檳城早期船廊的工匠幾乎清一色來自福建惠安或其後裔，除了手工藝傳統，也因為惠安濱海，水路發達的緣故。<sup>17</sup>新加坡上海木器的傢俱店當中有 80% 是溫州人經營的。<sup>18</sup>

雪蘭莪巴生由於瀕海，聚集不少金門人，從事與海有關的行業，如操舢舨和捕魚，此外也集中從事與木材相關的行業，幹體力活的有伐木和劈木材，也有經營柴埕、地基埕（木椿）、火鋸和板廊的。<sup>19</sup>同樣在雪蘭莪巴生岸外的吉膽島遍佈了不少「綾厝」，這些房子與當地的行業有者密切的關係。綾厝是早期潮州移民初抵此地時投靠島上的同姓、同籍貫，一起生活的共同空間，小者住數人，大者可容納一二十人。實際上綾厝是漁民補網的所在，而漁民多使用粗線綾（春豐綾）和細線綾（馬交綾）捕魚，將漁網稱為綾網，因而得名。故此綾厝可謂是由當地不同的地緣和血緣團體組成的公司厝，亦是所謂的苦力間，提供出洋到此謀生的同鄉一個暫時歇腳居住的所在，並介紹工作，直到成家立室後方始搬離。1900 年間，吉膽島有二十餘座綾厝，人數有約三百人，隨著時代的改變，目前綾厝已經人去樓空，失去其集工作、歇息和祭祀等功能的作用了。吉膽島鄰近有近 90% 為福建同安人，有「小同安」美稱的五條港，亦有類似的

---

洋大學新加坡華族行業史調查研究報告》，頁 4：33—36。

<sup>16</sup> 區如柏：《祖先的行業》，頁 80。

<sup>17</sup> 陳存生：〈檳城的造船業〉，《光華日報創刊 75 周年紀念特刊》，（檳城：光華日報，1986 年），頁 60。

<sup>18</sup> 區如柏：《祖先的行業》，頁 22。

<sup>19</sup> 江柏煒：《海外金門會館調查實錄》，（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7），頁 68—69。



兩間綾厝。<sup>20</sup>

永春人控制雪蘭莪樹膠業的產業鏈，也是個顯著的例子。以永春籍為主的樹膠商在 1946 年創立了雪蘭莪、彭亨樹膠商會，對馬來西亞膠業發展有極大貢獻。1960 年 183 個會員中，吉隆坡就占了 56 個，而且絕大多數是永春人。從 1950 至 1980 年代，鄭棣、李延年、顏德堯等著名永春華人領袖，分別先後擔任雪彭樹膠商會、馬來西亞樹膠總會、馬來亞樹膠生產者總會、馬來西亞樹膠交易所、馬來西亞樹膠出口註冊局等多個重要的團體單位的主席。<sup>21</sup>至於其他如南安、安溪和晉江等亦複如是，此不贅舉。

第二種模式是某些行業主要由某一姓氏所壟斷，如霹靂的錫米開採不少是由廣東客家的胡姓人士把持，如鬍子春、胡曰皆、胡重益等是；加影的五金行業不少是由源自安溪的上官人士經營；居住於雪隆地區，源自南安的葉氏族人則主要以經營磚業和五金買賣為主。1920 年代的新加坡有約六七十家木炭店，其中七八成是由潮陽人經營，內裡又以陳姓人士居多。到了 1990 年代，從全盛時期的四百餘家，至今只剩六十多家，但是仍然有 80% 是潮陽人所經營。<sup>22</sup>

先來後到，也直接影響行業的操控。海南、福州和興化人是方言群體中最為遲來者，許多的行業基本已經為其他方言群體霸佔，他們能從事的行業相當有限，故此海南人唯有「打洋工」，在洋人及富裕西化的峇峇家庭幫傭（根據 1911 年和 1931 年的人口普查報告中列明海南人「多為家庭幫傭，尤其歐人家庭幫傭中十有九人是海南人」），或在洋輪打雜當服務生，甚至連在英軍軍營及

---

<sup>20</sup> 詹緣端等著，《海濱潮鄉——雪隆潮州人研究》，頁 52—53；李建明，《雪蘭莪吉膽島五條港村之漁村產業與社會文化變遷》，（加影：新紀元大學學院，2017），頁 26。

<sup>21</sup> 鄭名烈，《海外桃園——吉隆坡永春社群史略》，（吉隆坡：吉隆坡永春會館，華社研究中心，2014），頁 89—91。

<sup>22</sup> 區如柏，《祖先的行業》，頁 66、68-70。



政府部門料理伙食的也幾乎是海南人，從中學得西式飲食料理手藝，為海南人從事咖啡店和餐飲業打下厚實的基礎。<sup>23</sup>新加坡福州人南來大約在 20 世紀初期，唯有尾隨海南人經營小成本的咖啡檔，提供茶水服務，解決市區勞工和園丘工人需要茶水解渴的問題，完全符合炎熱赤道熱帶氣候的要求。然後再從小檔口轉為經營咖啡店。<sup>24</sup>興化人如前所述先從事人力車夫，然後才慢慢進入相關的交通事業領域，也是沒有太多的選擇之故。

### 三、傳統行業的特徵

不論是中國或是馬來西亞的華人傳統行業皆有其重要的組成元素，祖師崇拜或稱行業神即是其一，主要反映各行對本行業開創者或技藝超群者的懷念和崇拜，<sup>25</sup>是從業者供奉以保佑自身安居樂業和本行業的利益。一般上行業神是行業的首創者，如教師的祖師是孔子、造紙業的祖師是蔡倫、制筆的祖師是蒙恬等是。有者並非如此，而是借用與行業特徵有一定關聯的神靈，如錢莊是趙公元帥、算命是薑子牙、冶煉是太上老君等是。各類專門技藝的行業，如各種手工業和各類賣藝人，一般皆有供奉祖師爺，如木匠、造船業和建造行就以春秋末期「天下之巧工」魯班，也稱公輸班為祖師神；理髮業則以羅祖和呂洞賓為祖師爺；廚師則以姑蘇為祖師。各不同方言籍貫的劇種皆有各自的戲神，如潮劇為田元帥和九皇，梨園戲為田都元帥，粵劇有華光大帝、田竇二師、張五師傅和譚公爺，瓊劇是華光大帝。<sup>26</sup>

<sup>23</sup> 林金城：《知食分子 3》，（吉隆坡：木言出版社，2014），頁 232—233。

<sup>24</sup> 區如柏：《祖先的行業》，頁 13。

<sup>25</sup> 鐘敬文編：《民俗學概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頁 62。

<sup>26</sup> 康海玲：《馬來西亞華語戲曲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頁 66。



其次，中國的傳統行業一般或多或少皆有各自的語言和行為禁忌，這些禁忌固然存有迷信色彩，但也不乏有科學依據兼且合情合理的禁忌。

馬來西亞西海岸中部一帶蘊藏豐富的錫苗，滿布礦區，經過百餘年的開採，錫藏日漸乾枯，加上 1980 年代錫價崩跌以來，錫礦開採已經日薄西山，然而錫礦開採者仍然流傳不少這個行業的禁忌。由於采錫是一項高危的工作，死亡率極高，某些禁忌恐怕是為了保護孺婦或工友而形成，如懷孕婦女不得進入礦場，否則視為不祥；當礦工聽到疑似泥土崩坍的聲音，該天就不開工。此外，為了避免礦工爭吵毆鬥，就有類似事件的發生就會驅走錫苗或導致錫苗變成烏錳的說法。有些禁忌則較為奇怪，如不得在晚間檢查工牌上的名字；每月初一十五，飯燒得恰到好處，則視為錫苗豐收的先兆，如果燒焦則視為歉收的預兆；礦場內若有意外火災，則是吉祥的徵兆。至於其他如不得穿皮鞋或攜帶雨傘進入礦場、不得在礦場內洗澡、在礦場內必須穿褲子、不得在礦場內屠殺狗子，這些禁忌的出現，或許有其合理性，至於何以如此則不得而知。事實上，上述的禁忌隨著時代的進步，基本上已經不再遵行，但是還有兩項仍然奉行如儀。第一項是礦場必須安置拿督公，早晚燒香，初一十五要以祭品祭拜；第二項是金山溝建成後，要在溝頂矗立一杆紅布旗幟，表示開工大吉。<sup>27</sup>這種掛紅布表示開工大吉的做法，也可在邦咯島的造船業上見及，只是造船師傅是將紅布系在船身上。

造船業也有其禁俗，如造船開工時間得依據船主選定的良時吉日，而下水則要看潮水的高低，一般在初一十五，甚至船主會先請示神明才決定下水日期。下水的位置也有考究，如此才可以興旺船主，吉膽島船下水有個特定位置，這

---

<sup>27</sup> 金寶近打錫礦工業（沙泵）博物館提供。



是大家都認同在此下水會比較興旺。<sup>28</sup>由於船上沒有衛生間，女生沒有如廁之處，不像男生般可以隨地解決，故此嚴禁女性上船。因此討海為生的捕魚業者從不讓女性出海，巴生五條港的七星漁業，女生只在岸上負責將打撈回來的魚蝦加工處理，村中女性從來沒有出海的經歷。而峇眼巴西（**Bagan Pasir**）的漁民在討海時，一旦捕獲體積龐大的海洋生物，不能只顧生計，必須心存善念馬上放生，否則之後會遇上不祥之事。<sup>29</sup>

其三，還有行話或行業語，其主要是為了各自行業的技術保密、內部交換想法或其他特殊需要而創造和傳承的一種同行用語，外人不易理解其義。<sup>30</sup>大部份的行業皆有其行內約定俗成的專用詞語，這些語詞皆有特定的指稱，並具有簡單明瞭的特色，部份的行話甚至進入民間，成為人們日常用語的一部分。例如舊時錫礦業就有不下二三十個行話，探測錫苗為「牙（提手旁）沙」或「標湖」，含有錫苗的泥土稱「沙口」，將金山溝轉到新的位置稱「轉溝」，礦地上層沒有錫苗的泥土稱「坭皮」，礦地底層的葉岩稱「崗底」，而「傢生」（採礦工具）和「埤瑯」（礦場）已成為粵語的日常用語。<sup>31</sup>馬六甲碼頭的搬運工人亦有其獨特的行話，如開工為「打鐘」、在貨船工作為「下海底」、在陸地工作為「做山頂」、分配工作為「尼（抓）號頭」、分組為「開空」、暫停工作為「吊工牌」、船上指揮員為「喝猴」（喝鉤，閩南話「鉤」與「猴」諧音，喝相當於漢語的「喊」，喝猴就是指揮船上的鐵鉤搬運貨物的工作）。<sup>32</sup>再如，割膠單位英文為 **Task**，膠

<sup>28</sup> 詹緣端等著：《海濱潮鄉——雪隆潮州人研究》，頁 175。

<sup>29</sup> 雷子鍵主編：《愛漁村——地圖上失落的海岸線》，（沙阿南：雪州政府新村發展委員會，2017），頁 9。

<sup>30</sup> 鐘敬文編：《民俗學概論》，頁 61。

<sup>31</sup> 金寶近打錫礦工業（沙泵）博物館提供。

<sup>32</sup> 李永球：〈碼頭估俚的俗語與行話〉，網路資料：[ahkew.blogkaki.net](http://ahkew.blogkaki.net)，閱於 2017 年 8 月 15 日。



工的術語稱為「行頭」，一個「行頭」有約 550 棵到 600 棵橡膠樹。<sup>33</sup>粵劇的行話更是多不勝數，如「新筍」即新入行的演員，引申為新入行的菜鳥；「撞版」指音樂和說唱不和絃，引申為闖禍；「爆肚」為即興表演，意即隨機應變。

其四是行號或商號，此乃經商的標誌，各行各業皆有招牌，以招來顧客，有者盛名遠播，馳名中外，成為其產業的代號；有者歷史久遠，超過一個世紀，即所謂的百年老字型大小。商號不僅反映鄉情，也反映了心願和期許，故此吉利和好意頭的詞彙常出現在這些商號，如嘉、錦、發、隆、豐等，不一而足。華人商家也喜歡以籍貫命名商號，如「廣」（廣東）「福」（福建）「永」（永定）等是。潮人商號則喜歡加上「潮」字，如潮昌、潮興、潮發、潮隆、潮盛、廣潮生等是。<sup>34</sup>海南人經營的茶室其招牌一般以「瓊」字起頭，如瓊興、瓊昌、瓊海豐、瓊海等是。在馬來西亞的傳統行業中，某些特定行業的招牌有其特定使用的字詞，如中藥店，一般喜用「堂」來命名，如春生堂、資生堂和杏仁堂，1970 年以前新加坡 375 間中藥店中，就有 114 間以堂來命名。其他還有使用「萬」或「棧」的，以前者命名的有 84 家，以後者命名的有 20。<sup>35</sup>廚師行業則喜用「慎」為字型大小，「竊查本行各埠名稱；如新洲慎敬堂、馬六甲慎行堂、吉隆暨芙蓉慎忠行、怡保慎全行、太平慎遠行，皆以慎字冠其上。」<sup>36</sup>

早期船廠稱船廊或許與閩南人以「廊」稱「廠」的習慣有關，如酒廠稱酒廊、錫廠稱錫廊，其他還有碩莪廊和枋廊。事實上，「廊」本為屋外有蓋可供人

<sup>33</sup> 高佩瑤、蔡佩娟：〈獨立後華人女性的職業圖像：四名加影女性的生命敘述初探〉，廖文輝編：《馬來西亞華人民俗研究論文集》，（加影：新紀元大學學院，2017），頁 53。

<sup>34</sup> 詹緣端等著：《海濱潮鄉——雪隆潮州人研究》，頁 97。

<sup>35</sup> 南洋大學東南亞華人史課程師生編纂：《南洋大學新加坡華族行業史調查研究報告》，（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4），頁 6：13—14。

<sup>36</sup> 陳年：〈檳城姑蘇廣存堂茶酒樓公會史話〉，《新馬姑蘇聯合總會特刊》，（新加坡：1958），頁 276。



行走的地方，或許船工早期的工廠與此有關。<sup>37</sup>華人喜稱商店為「舖」，事實上，「舖」乃「鋪」的異體字，在《閩南語詞典》中，「舖」即商店；「鋪」即陳設、佈置。馬新充斥多家大小不等的粵式茶樓，如吉隆坡的成記、安記和昌記，太平的均記，多以「記」來命名，故此我們可以看到大街小巷只要是廣府人經營的茶餐室，素來皆喜歡以「記」來命名。

其五是運作方式。所有的傳統行業，如果是屬於手工或手藝則必有其獨特的製作過程，如釀造醬油首先是用熱水耗費五個小時將黃豆煮熟，然後撈起晾乾後還需等上約莫兩三個小時等黃豆冷卻，再加入麵粉將之和成塊狀，擱置兩天左右。待黃豆發酵成一定厚度，就把它搬到曬醬場，裝入陶缸或纖維桶（Fibre Container）內，加滿粗鹽水，讓它在陽光下曝曬四個月左右。待鹽水轉為茶色，釀成豆汁後，便通過水管將豆汁抽出，添加適量的糖和味精調味，製成醬油。醬園所生產的醬油分為上等、中等和普通。所謂上等醬油，即指用第一次釀出的豆汁調製而成，其豆香味特別濃厚。此後，同一批黃豆將第二次被加入鹽水釀出豆汁，用以調製成中等醬油。同樣的，第三次釀出的豆汁將用以調製成普通醬油，其豆香味相對於前二者而言較淡一些。<sup>38</sup>

蝦米的製作首先是區分蝦只和其他魚獲，當進行至半途時就準備燒煮沸水，並將蝦和鹽倒入鍋中煮熟，然後將煮好的蝦放在屋前的木板上曬乾，蝦米就有橙紅轉成淡紅。最後將曬乾的蝦米倒入機器剝殼，並經由人工篩選無殼的蝦米，並選出參雜其中的石子和雜物。<sup>39</sup>手刻牌匾則開始於量尺寸，接著磨平

<sup>37</sup> 陳存生：〈檳城的造船業〉，《光華日報創刊 75 周年紀念特刊》，（檳城：光華日報，1986 年），頁 59—60。

<sup>38</sup> 廖文輝：〈檳城日落洞的傳統行業〉，《馬來西亞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報》第 7 卷第 1 期，2018 年 6 月，頁 94—95。

<sup>39</sup> 李文堡編：《馨路——創校 77 周年禮堂和籃球場落成紀念特刊》，（吉膽五條港：新民華文小



版面，塗上泥漆，填好縫隙，然後用毛筆題字，並描繪到木板上，再用扁鑿開面，再將文字一寸寸地刻入板塊。為了提高字體的立體效果，要在預留下來的邊緣位置斜刻下來，然後重新將板面處理好，噴上黑漆，最後是在字體上貼上金箔。<sup>40</sup>製作香枝首先得將木材磨成的原汁粉末加點水、黏粉，陰陽使力搓揉成軟硬適中的粉團，再搓成香枝或香粒，制好的香擺在戶外曝曬兩三天將水分完全逼出即成。<sup>41</sup>

如果是服務性質者，則必有其一套獨特的運作程式，如中藥店分成制藥粉的後堂師父和站檯面的拾藥師父，師父下麵又有頭手、二手和二手。<sup>42</sup>當店的運作，首先是典當手續，一般由頭手或二手依據個人經驗判斷是否接受物件的典當，經過雙方議價後，由寫票人員編號，記錄典當者的基本資料，然後付現和開具當票，交易即算完成。如果要延長贖當期限，就要「換票」或「轉票」，或者通過繳付利息來延長亦可。如果當物過期，當店即可全權處理當物。<sup>43</sup>

馬六甲的搬運工人估俚公司有其一套獨特的運作方式，它將員工分成五大類，即在額、大工、替工、散工、公司工，其具體運作如下：

在額（永久會員），享有全部公司利益，包括投票權。大工（候補會員），沒有投票權，工資只領取百分八十，餘款百分之二十必須交納到公司裡的竹筒。替工，他們屬於長期工作者，主要是代替一些休息或年邁的在

---

學，2014），頁 96。

<sup>40</sup> 謝林霖：〈師傅是人生的師父〉，《星洲日報·文化空間》，2015 年 3 月 15 日，頁 29。

<sup>41</sup> 邵美鳳編：〈職人精神〉，《星洲日報·週刊專題》，2016 年 4 月 17 日。

<sup>42</sup> 詳參南洋大學東南亞華人史課程師生編纂：《南洋大學新加坡華族行業史調查研究報告》，頁 6：14—16。

<sup>43</sup> 有關當店運作詳情詳參南洋大學東南亞華人史課程師生編纂：《南洋大學新加坡華族行業史調查研究報告》，頁 6：32—34。



額工作，工資由雙方定出，即使只領半資（另一半歸在額領取），也大有人搶著要做，工資通常是五折至七折。散工，屬於代替別人工作，即補替上述階層工人。公司工，則為臨時記名來工作者，通常當工作量多時，才會請公司工。此兩類工人的工資，由公司定價，如 20 元，他們只領取 12 元，餘款歸入公司竹筒裡。當一艘貨船來到碼頭，估俚公司與之談妥搬運費後，估俚們便把貨物從貨船搬運到大古（一種中型船隻，或叫舢舨），再從大古搬運到倉庫，這些搬運費主要由在額分取。其餘階層工人則按談妥規定的來分配，至於他們交納到公司竹筒的錢，將會在估俚公司每年 4 次慶典上，即正月初六清水祖師（洪順堂）聖誕、三月廿三媽祖（協發）聖誕、七月十二慶贊中元節普度會、十月十四拜天公（龍山）慶典上，分發給在額，剩餘的零錢又再放進竹筒。一旦在額會員逝世，可獲得公司贈 500 元棺材本，以及 40 元的帛金。公司即召開會議，由在額們投票從大工會員中選出補闕空缺。被選中的新在額，必須繳納 500 元的插爐費，這在五六十年代是個大數目，一些人賣豬或標會錢來繳納，並出錢祭拜公司的關公。或有在額年老欲回唐山告老，公司則贈送他 500 元，另外 40 元順風錢，他依然有權利享用多 6 個月的福利，即他每個月本有的分利與工資，照舊由公司寄到中國給他……估俚公司的工作分為海底（海船搬運）及山頂（陸地搬運）。海底的工作時間長，白天出海，通常晚上才回，不過工作輕鬆（船上有吊機搬運），工資較山頂略少。山頂工作粗重，不過時間短，工資較多。通常估俚們是輪流分派到海底或山頂工作。一般上估俚們只在一邊（海底或山頂）工作，卻領取兩邊的工資。<sup>44</sup>

---

<sup>44</sup> 李永球：〈估俚們的豐厚收入〉，網路資料：



其六是師徒傳承的方式。不論是製作或運作過程皆需要人員來操持，其所涉及的就是人員的培訓方式，故而有所謂的學徒制。各行各業的制度基本差異不大，都是學藝三五年，再慢慢從基層底部幹活，待技術純熟後方能出師晉升為師傅。當店除了最上層的老闆和經理之外，負責店面日常運作的核心人物實際上就是頭手了，對其屬下各級職員握有管理的職權，同時還要負責鑒定大量或不易鑒別的物件。一般從學徒晉升至頭手需有至少十餘年的經驗。頭手之下是二手或助手，只負責櫃檯的典當業務，再往下則是學徒，也是最底層的職員，其業務主要是負責店內一切雜物工作，如清潔和磨墨等。兩三年後才可以寫當票，方始有機會接觸各種物品，從中靠自己的努力和虛心求教，累積經驗。<sup>45</sup>

魯班行規定入門學藝的徒弟必須誠心誠意伺候師父三年，才有機會接受為期三年的學徒訓練。在伺候師父的過程中，徒弟必須幫師父清理並準備木工所需的工具，而三年的學徒訓練過程中則由師父畫好設計圖紙讓徒弟進行鋸木或磨滑等基本功夫。<sup>46</sup>打金業的行規，學徒首三年先做雜工，包括為師傅當跑腿和送茶倒水。三年期滿才可晉升為工人，開始學習打金技巧，從打磨、拋光基本功開始練習，經過二至五年的磨練，手工純熟後才可被提拔為師傅。存到資本的師傅大部分會另起爐灶，開業當老闆，所以早期的金舖老闆通常都是打金師傅。<sup>47</sup>

---

[http://leeengkew.blogspot.my/2017/07/blog-post\\_94.html](http://leeengkew.blogspot.my/2017/07/blog-post_94.html)，關於 2017 年 8 月 15 日；李永球〈馬六甲的估俚間〉，網路資料：<http://www.sinchew.com.my/node/1529521>，關於 2017 年 8 月 15 日。

<sup>45</sup> 南洋大學東南亞華人史課程師生編纂：《南洋大學新加坡華族行業史調查研究報告》，頁 3：20—23。

<sup>46</sup> 葉俐華：〈魯班行的成立沿革略論〉，《馬來西亞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報》第 6 卷第 1、2 期合輯，2017 年 12 月，頁 83。

<sup>47</sup> 陳麗晴編：《傳說古城》，（馬六甲：馬六甲中華大會堂，2016），頁 134。



傳統行業學習不易，還可以從中藥店師傅的學習歷程見其一般。父親經營中藥店的饒高檳先生，自懂事起就與藥材為伍，七八歲就在店裡幫忙，他必須完成父親交代熟背各種藥材名稱的功課，功課完成後還要「抄抽屜」，即把刻在百子櫃上的藥名抄下。13歲他被送到吉隆坡諧街的萬生棧當學徒，當時老中醫傳授知識給學徒靠的是口傳、背方和識藥，他也抄了不少藥方，厚厚一本共 209 條藥方。<sup>48</sup>

學徒制盛行于早期華人社會，主要是家貧人多，為了減少吃飯人口，只好簽訂契約，將小孩送為學徒，以習得手藝謀生。加上華民文化水準不高，語言能力單一，很難獨立謀生，只能充當學徒。以下為 1950 年 7 月 16 日訂立的戲班契約：

立合約字人陳曾亞美，有子名喚友金，現年拾貳歲。因他志願加入梨園學習演唱，今托李姨介紹入新榮和興班為劇員，期限柒年，議明第壹年每月工資銀拾元，第貳年每月工資銀拾貳元，第參年每月工資銀拾肆元，第肆年每月工資銀拾陸元，餘者類推，口欲有憑，立此存據。一批明班主如中途將友金辭退，須補貼其兩個月工資，銀肆拾元此茲；一批明友金如有瘋病，班主須即延醫調治，並負責醫藥費此茲；一批明友金如中途反悔，在團別業，須賠償班主損失銀伍拾元此茲；一批明友金需隨班往各州府演唱，不得異議，此茲。<sup>49</sup>

<sup>48</sup> 譚絡瑜：〈數十年不變留住中藥香古人智慧藏在百子櫃〉，《中國報·星期刊》D2、D3 版，2015 年 1 月 25 日。

<sup>49</sup> 由臺灣成功大學中文系陳益源教授提供，在此致謝。



#### 四、傳統行業的類型

馬新傳統行業，依據行業性質，大別為三類，即農漁、工匠和商業交通。沃恩認為華人無所不幹，洋洋灑灑臚列了百餘中海峽殖民地華人從事的行業，以下依據華人職業的三大類別列表如下：

表一：沃恩所列海峽華人從事之行業分類表

類別	工匠	農漁	商業	其他
行業	工程師、建築師、測量師、鐵匠、鞋匠、磚匠、木匠、櫥櫃製造商、建築商、制桶商、制棺工匠、木炭業者、鎖匠、石灰匠、泥瓦匠、砌磚工、竹藤編制者、礦工、燈籠製造商、鋸木業者、造船工匠、石匠、裁縫、制革商、錫匠、黃銅匠、製錶師、制神主牌師傅、木材雕刻師傅、象牙雕刻師傅、殯儀館及墓碑業者、文員、收銀員、住宿管理員、僕人、勞工、麵包師、理髮師、西餅師傅、發動機司機、搬運工、海員、船員、算命業者、船員、運輸司機、海員、運輸司機、船員、運輸司機、海員、運輸司機、消防員、演員、雜技演員、屠夫。	漁夫、胡椒和甘蜜種植者、植草業者、墾植者、市場園丁。	輪渡業者、船商、船運業者、煙草商、菜販、承包商和建築商、合作夥伴、磨豆商、印刷業者、肥皂商、制糖商、雨傘製造商、伐木業及木材商、雜貨商、典當業者、豬販、經銷商、總經銷商、燒酒經營者、商人和代理商、食油商、鴉片店主、豬肉販、蛋糕小販、賣布小販、釀酒商、熟食店業者、水果商、小販、石油生產商、裝訂書商、小軍火商、木材經銷商、磨坊主、碩莪蔗糖甘蜜製造商、魚販。	藝術家、音樂家、化學師、藥劑師、傳教士、牧師、醫生、校長、畫家、乞討者、流浪漢、流氓、盜賊。
總數	56	5	36	13

資料來源：Jonas Daniel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5.



表中的分類看似務農者占少數，甚至比其他項目的行業還少。這主要是各種農作物如番薯、木薯、煙草、黃梨等的種植，皆納入「墾殖者」一項。事實上，墾殖者遍佈全馬，人數當不在少數。

事實上，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馬來亞種植園農業的發展，主要是華人和歐人拓荒者的努力成果。華人墾殖民追求用小本求急利，而歐籍移民則側重長期投資。在 19 世紀的大多數時期，華人在開發出口導向農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比歐人大，20 世紀開始歐人的角色才日益吃重。19 世紀華人墾殖民主要是採用「輪耕法」，種植的作物主要是木薯、甘蜜和胡椒。木薯的種植主要在馬六甲和森美蘭，甘蜜和胡椒則在柔佛。早期的檳榔嶼也有引進蘇門答臘的胡椒嘗試耕種，但不成功。另外，在威省和北霹靂則有華人的甘蔗種植園。<sup>50</sup>

1790 年代，辜禮歡受檳榔嶼政府的委託從亞齊引進胡椒種子，檳榔嶼成為半島主要胡椒產地。19 世紀初期，英殖民統治者希望將檳榔嶼塑造為第二個摩鹿加，初期的發展前景無疑令人鼓舞，胡椒成為主要的農產品。約於 1810 年，年平均產量為四百萬英磅，後來由於價錢持續的下滑，胡椒生產也就逐漸地被放棄，到了 1847 年胡椒的生產已經無關宏旨。<sup>51</sup>19 世紀 20 年代開始，柔佛的統治者達因·依布拉欣 (Daeng Ibrahim) 推行港主制度，鼓勵華人到來沿河墾殖，使柔佛成為胡椒和甘蜜種植區，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胡椒和甘蜜輸出地。到了 1910 年代，柔佛的胡椒和甘蜜的出口量猛降；1917 年，港主制度廢除後，敲起兩種作物種植的喪鐘。

另外，還有木薯、甘蔗和黃梨的種植，也是華人較早投入的農產種植。木

---

<sup>50</sup> James Jackson, *Planters and Speculators*, 賴順吉譯《墾殖民與冒險家》，《資料與研究》第 25 期，1997 年 1 月，頁 55—57。

<sup>51</sup> L. A. Mills, *British Malaya, 1824-67*, (Kuala Lumpur: MBRAS, 2003), p219.



薯於 1850 年代開始在馬六甲種植，並在 1870 年代和 1880 年代初迅速擴充，成為馬六甲經濟的主要命脈。由於馬六甲地利的衰竭，加上政府對木薯業的敵意和森林保留地的劃分，從 1870 年代中葉開始，木薯種植者只好轉移到鄰近，同時仍有大片空地的森美蘭。19 世紀馬來亞的木薯業主要由馬六甲華人控制，隨著他們興趣的轉移，在 1890 年代轉種茶、咖啡、甘蜜和橡膠，以作為木薯的可能替代物，加上價格驟降，木薯種植的榮景告終。<sup>52</sup>

1840 年代，由於豆蔻和胡椒價格相繼跌落，歐人即在威省轉種甘蔗。進入 1860 年代，威省許多膠園遭受嚴重病害，加上勞工短缺、甘蔗種植面臨困境，1890 年代才逐漸有起色。拿律戰爭結束後，從 1877 年開始，在華人帶動下，尤其是潮籍的許武安父子，甘蔗種植逐漸轉移至北霹靂的吉輦，後來歐人資本也進軍北霹靂，甘蔗種植業在世紀之交達到頂峰。甘蔗成為威省園丘的主要農產，蔗糖也成為霹靂最重要的出口農場品，僅次於錫米。但好景不長，約於 1905 年起，橡膠種植的高利潤，而北霹靂政府鼓勵種稻和設定灌溉區，官方農業政策的改變，進一步打擊甘蔗的種植，使北霹靂和威省的甘蔗種植迅速沒落。<sup>53</sup>

黃梨最早進行大規模種植是 1894 年陳杞柏在柔佛墾殖，接著是 1905 年陳嘉庚繼承父業，後來還有陳楚楠。新加坡為黃梨業的發祥地，新加坡黃梨廠的開設，刺激了黃梨的種植，主要產地在雪蘭莪和柔佛，柔佛亦是黃梨業的發揚地。<sup>54</sup>1920 年代，膠價上漲，許多黃梨園改種橡膠。

馬新地處赤道，只有乾旱雨滂，而無四季之分。中國傳統農耕因時耕作的

---

<sup>52</sup> James Jackson, *Planters and Speculators*, 賴順吉譯：《墾殖民與冒險家》，《資料與研究》第 28 期，1997 年 7 月，頁 44—58。

<sup>53</sup> James Jackson, *Planters and Speculators*, 賴順吉譯：《墾殖民與冒險家》，《資料與研究》第 33、34、35 期，1998 年 5、7、9 月，頁 65—69、54—59、41—47。

<sup>54</sup> 許雲樵編：《星馬通鑿》，（新加坡：世界書局，1959），頁 79。



節令，乃至占天象測農事的習俗基本無法在此遵循。然而馬新卻有自身的農事生產過程的習俗，在種植胡椒的同時，往往會在園內不同的地段兼種甘蜜。由於甘蜜葉子具有可不間斷採集的特性，如此可以確保胡椒員工在一整年的工作日不致投閒置散。更重要的是熬煮甘蜜的渣滓幾乎是胡椒樹唯一的肥料來源，而甘蜜葉的收成又可帶來可觀的收入。<sup>55</sup>19 世紀馬六甲華人投入木薯的種植，與養豬行業有密切關係，因為木薯葉和梗可以成為豬的飼料，而木薯是很好的澱粉來源，又有飽足感，可以成為米飯麵食以外，另一主食的選擇。

從西海岸最南端的龜咯（Kukup）到霹靂北部的十八丁，沿岸遍佈了不少漁港，其中還有漁農兼作的適耕莊（Sekinchan）。適耕莊是馬來西亞八大米倉之一，1930 年代已經開始小量耕作。1990 年代中期，平均產量達每公頃八噸以上，為全國最高，21 世紀以來甚至達 13 噸。從早期開始，這裡的居民有六成捕魚、四成種田，尤其是潮人，魚農兼作，種田不成就捕魚，風浪太大無法出海就種田。<sup>56</sup>漁業既要適應魚汛起落的特點，又受漁區江河湖海氣候變化的制約，吉膽島五條港的七星漁業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村內的日常起居作息，是依據潮汐起落替換而成：

「大流」指的是水位高期間，為農曆約十二日至廿日及廿八日至隔月初五日，潮汐之間水位高低約一周時間更換，「七星漁業」作業以這一週為主。此時村裡男性出海捕魚，於海上七星漁船住上一週，捕獲之魚蝦通過「蝦船」運回島。島上老人、婦女與小孩同時忙著運回來之魚蝦進行蝦米製造工作。因而「大流」期間島上人口頓時減少一半，街上一片

---

<sup>55</sup> James Jackson, *Planters and Speculators*, 賴順吉譯：《墾殖民與冒險家》，《資料與研究》第 26 期，1997 年 3 月，頁 53、61。

<sup>56</sup> 詹緣端等著：《海濱潮鄉——雪隆潮州人研究》，頁 59-60。



冷清狀態；「死流」指水位低時間，為農曆約初六日至十一日及廿一日至廿七日。男性回到島上休息，準備下一個潮汐出海配備，老人與婦女們也處在休息與進行家務。此時街上又恢復熱鬧狀態，居民亦會開船到吉膽島村進行消費或拜訪親朋好友。<sup>57</sup>

漁業的生產操作除了出海捕魚，還涉及魚排和奎籠的漁業養殖，以及鹹魚、魚幹、江魚仔和醬料製作。

工匠指的是靠手藝幹活吃飯的群體，分佈範圍廣，各大城小鎮皆可見其蹤影。工匠除了製作漁農行業所需的器具，如犁耙、漁船和網罟，同時也提供日用的器皿和物資，如桌椅、木炭和水桶，乃至裝飾用品，如別針、頸鏈、手鐲等，一應俱全。有的工匠行業具有區域特徵，如船廊、織網只有靠海地區才有；而炭窯則一般設在紅樹林生長的地區，如十八丁的泉成炭窯。涉及日用器具的工匠，基本上各大城小鎮隨處可見，如木匠、泥瓦匠、裁縫、鞋匠、鐵匠等是。另有一類靠出賣體力幹活的群體，俗稱「苦力」，亦當歸入工人的類別，如幹體力活的碼頭搬運工人，尤其是馬六甲和巴生港口，就集中大量的苦力賺取生活費。此外，在戰前沒有多少人有能力以汽車代步，同時公交基設還沒有普遍的時期，人們外出除了自行車，最為普遍的公共交通就是黃包車或人力車，出賣體力以服務人群的人力車夫即是當時極為普遍的行業。

商業行業基本可分為集市、行商和坐商三種。集市有菜市場和晚間集市（pasar malam）之別。行商主要是指上山下鄉發貨郎和走街穿巷的小販。戰前檳城的貨郎極為普遍，還有城區和鄉郊貨郎的區別。城區的貨郎是在人潮集中

---

<sup>57</sup> 李建明：〈馬來西亞華人漁村產業變遷：以吉膽島五條港漁村為例〉，廖文輝編：《馬來西亞華人民俗研究論文集》，（加影：新紀元大學學院，2017），頁 31。



處定點擺攤，鄉郊的貨郎則沿家挨戶兜售。然而在 1950 年代以前，城區的貨郎也挑擔出攤的。後者一般也稱鼓貨郎，那是因為他們轉動比撥浪鼓稍大的手搖式小鼓，發出「咚咚」的聲響以招來顧客。貨郎的前後各有一個木制的儲物櫃，櫃上裝有透視玻璃。這個小貨櫃有如袖珍雜貨店，有婦女用品，如梳妝粉、梳子、胭脂；婦女的小飾物，如髮夾、珠子和手帕；縫衣裁裝的針、線和鬆緊帶，還有小孩的奶嘴和奶瓶。任何日常生活的小物件，可謂應有盡有。然而隨著 1960 年代百貨公司成立以後，加上公共巴士的川行、溝通城鄉，到了 1970 年代，檳城的貨郎就此絕跡、走入歷史。除了在鄉下地區騎著自行車兜售的雜貨郎，另外還有賣布郎。他們將布匹堆疊在自行車後面束緊，並以白布包紮，沿路搖著貨郎鼓招攬顧客。遇到有人召喚，即可下車解下布罩任客挑選，他們一直存活到 1970 年代後期。<sup>58</sup>

除此以外，還有挑著扁擔四處叫賣兜售飲食的小販。戰後的喬治市常見到的沿街挑擔叫賣小吃的小販，即是行商的一種。據當地的老人回憶當時有一賣廣東燒賣的阿伯，從下午兩點以後就沿日落洞到喬治市兜售，還有一位賣潮州麵線糊和大肥面的潮汕婦女也是在同樣的時間挑擔叫賣。另有海南沙爹是上午十點出攤，在市里挑擔穿走，也會在茶餐室門外停駐擺賣。至於馬姐的甜食「摩摩喳喳」(bubur cacah) 則在午後和晚上兩個時段出來串列。從戰後到 1960 年代，挑擔賣小吃的小販從早到晚都能在喬治市見其蹤影，然而在 1970 年代就逐漸銷聲匿跡了。<sup>59</sup>在砂拉越魯巴河流域的潮州人自白人拉惹時期就已經經營一

<sup>58</sup> 杜忠全：〈老檳城的鼓貨郎〉，氏著：《老檳城老生活》，(吉隆坡：大將出版社，2008)，頁 92—100。在顏清煌的《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89) 也有簡略提及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似乎有不少永春移民成為貨郎，他們在商貿中心與窮鄉僻壤之間穿梭往來。為了做生意，他們還在馬來人的村莊中開設小店鋪，華人小販和行商在森美蘭的馬來人村莊顯得十分活躍，詳見頁 163-164。

<sup>59</sup> 杜忠全：〈老檳城的鼓貨郎〉，氏著：《老檳城老生活》，頁 37—39。



種以小舢板為運輸工具，穿梭于魯巴河流域，將日常用品帶到沿河的小村落販賣的流動船販——「惹船」。這種類型的船販一直留存到 1960 年代方始消失，「惹船」也被譽為內陸貿易的推手。船販一般有四種形式：第一是以長達 15 尺、闊 4 尺左右、以茭草葉（Kajang）為頂的小舟作業。人力劃動、載滿貨物、一家大小生活其中，以個別支流或長屋為固定停泊點。第二是以二三十尺長、裝上摩多的長舟作業、一或二人操作載貨、家小不住船內，重點在運貨、買土產。第三是以船為店，固定一點，以挑或提把貨物帶入長屋交易。第四是以人力劃動小舟，運送貨物進入貨船無法進入的小支流做生意。<sup>60</sup>

坐商是指有固定攤位和店鋪，並有規定的營業時間和專營商品的，門市生意計有餐飲、洋什雜貨、枋廊五金（建築材料）、中藥店、傢俱店、神料店等不一而足。攤位的除遍佈鄉衢通路的飲食業者以外，還有幫人寫信的書信佬，以及為人指點迷津的算命佬。

## 五、行會組織

因傳統行業而出現的業緣社團，在全馬來西亞到底有多少間，目前尚無完整的整理，也沒有明確的統計數字。目前僅看到石滄金整理的業緣社團名單：1800 年至 1889 年 13 間、1890 年至 1945 年 101 間、1945 年以後 183 間。<sup>61</sup>至於各州的情況也不明了，鄭永美曾經整理了一份檳島的業緣社團名單，共有一百間。<sup>62</sup>顏清滄將傳統華人業緣團體，分為兩大類，即工匠行會和商業行會，

---

<sup>60</sup> 吳浩賜：〈魯巴河流域的“惹船”〉，《中文人》，系列 2，（加影：新紀元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2014），頁 66—75。

<sup>61</sup> 石滄金：《馬來西亞華人社團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3），頁 372—392。

<sup>62</sup> 這一百個行業社團中大約有 44 間屬於傳統行會組織，其他則是現代行業社團或商會組織。鄭永美：〈檳城行幫史略〉，檳城古跡信託會主辦、各姓氏青年委員會協辦，“檳榔嶼華人事



一般以「行」「公所」「公會」「會館」「局」「堂」命名。此外，另有互助會和商人俱樂部等非正式、附屬性質的商業組織，這類組織僅是次要的團體，不在本文論列範圍。<sup>63</sup>

業緣團體的成立不外是基於商業上的利益、同行和同鄉互助協助及提攜，藉以維護既得的經濟地位，也保護提攜在該項行業內的經濟優勢。<sup>64</sup>簡而言之，即在保障同仁利益、同時解決勞資糾紛。

業緣民俗基本可以涵蓋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業緣社團為了保障會員權益、維護組織名聲，一般皆有自身的行會制度和條規。北城行和魯北行在沒有合併前，皆有各自的行規約束人員和按章行事。北城行的簡章共有 9 條，魯北行則有 1918 年訂立的《再立規條》，有序文和正文共 12 條，約一千五百字。合併後的魯北行則於 1948 年編訂《庇能魯班行章程》。這些規約清楚規定入會資格、入會方式、會員行為準則、理事組織、各項活動、徒弟制度、仲裁和調解等項。<sup>65</sup>而馬來亞獨立後向社團註冊局立案的業緣社團皆有各自的簡章，以為組織和會員的行事準則和依據。

其次，為了聯繫會員間的感情、培養共同價值，故此常年皆有固定的儀式，以及定期或不定期的活動。業緣組織最為重要的活動厥為先師神誕和春秋兩祭的儀式，其目的不外慎終追遠、追思先人，同時傳達重誠信、精工藝的精神。

---

蹟”學術研討會，2002 年 1 月 5-6 日。

<sup>63</sup> 顏清滄：〈新馬華族傳統行業組織〉，陳劍編：《顏清滄卷：從歷史角度看海外華人社會變革》，（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頁 267—269。

<sup>64</sup> 鄭良樹：〈潮州人之社團〉，《馬來西亞、新加坡華人文化論叢》，（新加坡：南洋學會，1982），頁 80。

<sup>65</sup> 葉俐華：〈魯班行的成立沿革略論〉，《馬來西亞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報》第 6 卷第 1、2 期合輯，2017 年 6 月，頁 84—87。



以建造行為例，每年農曆六月十三為魯班先師誕辰。由於技術為祖師所發明，大家皆是同宗徒弟，有固守祖業的共同責任，也通過頭上三尺有神明的觀念，以為道德規範和行為羈束，借此協調業內關係、平息爭端。在神誕當天，行友和家庭成員聚集于會所大廳，舉行祭拜儀式，行友則在儀式結束後共同享用茶點，共話行情和聯絡情誼。由於建造行皆有設立總墳之俗，春秋二祭一般在總墳進行。二祭儀式具有教育年輕一輩的功能，深受建造行的重視。除了上述重要的祭祀儀式，建造行業主辦唱歌、聽戲和搓麻將等文娛活動聯絡會員的情感；為了提升行友技能，定期舉辦相關課程和資格認證。1998 年，檳城魯班行，為了修復古廟建築結構，聯合檳州政府及檳州古跡信託會舉辦街頭派對，安排義賣籌募修復經費，即為其中一例。<sup>66</sup>事實上，業緣民俗反映了尊師敬祖、道德規範、團結互助、技術傳承等良好的文化內涵。

檳城開埠的時間較早，也是平均華人人口最多的州屬，估計其他各州的傳統業緣社團數量應該不會超越檳城。全馬最早的幾間業緣團體都在檳城，胡靖打金行（庇能打金行）雖一般認為是全馬最早的傳統業緣社團，由於其成立年份有 1832 年和 1871 年的歧異，故此不無爭議。如果胡靖打金行不予接納，那成立於 1855 年的魯班行應是馬來西亞最早的傳統業緣組織。它是由北城行與魯北行合併而成，是馬來西亞最早的建造行業組織。早期華人建築行業一般以魯班行命名，後期成立的就改稱建造行。建造行涉及的除了木匠，還有泥水匠和油漆工人，故此也稱「三行」。建造行業的社團名稱形形色色，有魯藝行、魯城行、北城行、魯北行、金鎮社、魯國大夫福部堂、建築及材料商工會、傢俱同業商會、建築公會、鋅鐵公會、水喉公會及馬來西亞建築商公會等是。而馬來

---

<sup>66</sup> 劉崇漢：〈建造行與業緣民俗〉，廖文輝編：《馬來西亞華人民俗研究論文集》，頁 18-20。



西亞建造行聯合會總會成立於 1949 年，共有 19 個建造行屬會。<sup>67</sup>

建造行由於社會上還有需求，故其組織還能繼續發展，然而某些行業因為被淘汰，進而其組織也只好隨著解散，苦力工友即為其中的事例。馬六甲原為一重要的貿易港口，後來由於葡荷的殖民政策，加上新加坡的開港，致使馬六甲港沒落。惟其如此，在 1990 年代以前這裡仍然有商船進入在此互通有無，貨物裝卸皆要依靠人力來處理，故此在碼頭左近就聚集了不少靠出賣體力幹活的搬運工人，我們也稱他們為估俚，意即苦力的意思。在一百五六十年前，馬六甲碼頭已經存在三間估俚公司，分別是洪順堂、龍山、協發，後來三者各取公司名稱的一個字，合併為協龍順（HIAP LEONG SOON）。1947 年，在陳禎祿的協助下，註冊為「馬六甲碼頭工友聯合會」，1980 年以後由於商船逐漸減少，2000 年聯合會正式解散。<sup>68</sup>

在馬新地區，各行各業的行業組織不在少數，一些屬於現代的行業工會，如學生車公會、報業工會和汽車公會等，則不在本文論述範圍內。往下本文將繼續介紹幾個成立於戰前的馬新傳統行業組織。在馬六甲有間名為「文華行」的行會組織，發起人和確實創建年份不詳，至遲在 1879 年已見規模。該行客家梅縣籍金鋪和打金師傅聯合組成，1879 年有 18 家金鋪和 98 位師傅。其成立宗旨有三：敬祀胡靖先師、設立行規以規範會員的行為和運作、照顧行友福利。<sup>69</sup>新加坡的理髮業於 1910 年代先後成立了「呂羅堂」和「整容軒」，1928 年為了統一領導、統一理髮價格，故此成立了「福建理髮工會」，同時又有客家和海南

---

<sup>67</sup> 劉崇漢：〈建造行與業緣民俗〉，廖文輝編：《馬來西亞華人民俗研究論文集》，頁 12-13。

<sup>68</sup> 李永球：〈馬六甲的估俚間〉，網路資料：<http://www.sinchew.com.my/node/1529521>，關於 2017 年 8 月 15 日。

<sup>69</sup> 曾衍盛：〈探討馬六甲打金業之興衰：一“文華行”為例〉，廖文輝編：《2019 年馬來西亞華人民俗研究論文集》，頁 301-313。



人的「新華理髮工友聯合會」。1942 年，日本入侵以後，解散所有工會，並組織由各族群聯合組織的理髮工會。<sup>70</sup>新加坡潮州人在布匹行業一枝獨秀，於 1908 年組織了潮州布行商務局，後易名為新加坡布行商務局，宗旨為聯絡商情和發展布業，章程雖無明文規定非潮籍不得參與，但參與者皆潮人，其他籍貫要入會必須得到其他理事同意方可。<sup>71</sup>至於在雪蘭莪的潮人多經營漁行或什貨，故此在雪州有不少潮人的同業公會或商會組織，如雪蘭莪酒商公會（1917）、雪蘭莪潮州京果商行（1927）、雪蘭莪米商公會和吉隆坡海商公會（1962）等。

## 六、前景

傳統行業具有小本經營、依靠手藝或出賣體力幹活、時間長、工作辛苦的特色。隨著社會進步、經濟環境改善、技術和原料改進等因素的衝擊，到了 1980 年代傳統行業逐漸面臨沒落的危機，成為夕陽行業，乃至瀕危的景況。

首先，社會變遷的衝擊。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華人子弟接受大專教育者愈來愈多，類此學藝艱苦、工作時間長、收入不高的行業，自然無法吸引生活舒適、無法吃苦的年輕人投身其中，故此老行業基本皆面對後繼無人的窘境。隨著經濟的長足發展，屋價節節攀升，連帶的租金也水漲船高，收入微薄、生意不濟的個體老行業不得已只得選擇結束營業。檳城喬治市的老城區在 2008 年成功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行列後，屋租飆漲。許多老行業，無力承擔高昂的屋租，加上後繼無人，只好關門大吉。

---

<sup>70</sup> 南洋大學東南亞華人史課程師生編纂：《南洋大學新加坡華族行業史調查研究報告》，頁 1：41—47。

<sup>71</sup> 南洋大學東南亞華人史課程師生編纂：《南洋大學新加坡華族行業史調查研究報告》，頁 8：11—12。



其次，現代工藝取代手工藝，現代經營方式取代傳統店面、以及原料的改進，更是老行業無法立足的關鍵因素。以炭窯燒烤的麵包店，自然無法同機器量產的麵包廠競爭；醬油業者更傾向通過鹽酸水解的化學方式來製作，而不是傳統的方式生產。<sup>72</sup>此外，從事農業人口減少，農具為機械取代，日常用具如菜刀，也有機器生產，致使人工打造的鐵器製品需求萎縮。<sup>73</sup>1990年代起，殯葬業趨向企業管理發展模式，所有喪葬相關業務概由現代式的殯葬集團壟斷，傳統的紙紮行業深受打擊、生意一落千丈。如加影目前唯一的惠安隆紙紮店，一九五六零年代生意紅火的時光一去不返，紙紮品需求急速下降，只能承接神廟、清明或中元節的訂單祭品，故此夥計一個個離開，只剩下老闆娘和兒子不棄不離。加上成本水漲船高，又面對顧客的壓價，可謂百上加斤。<sup>74</sup>環境舒適、整潔乾淨的連鎖經營商店，以及價格廉宜的超商和霸級商場，逐漸淘汰了擁擠雜亂的雜貨店、中藥店和咖啡店。

自從塑膠製成的各類用品進入人類生活以來，一般家庭已很少使用手工打造的白鐵或白鋼器具，打白鐵的行業正式宣告式微。馬六甲豆腐街曾有五家白鐵店，唯今只剩下華源、楊恒興和複中興三家。<sup>75</sup>而乾淨簡便的家庭煤氣也取木炭而代之；玻璃纖維船隻的盛行也取代了木制的船隻。

傳統行業成為夕陽行業，最後走向末路，有不少其實是綜合數個原因而成。在 1990 年代集裝箱 (Container) 船運普及以前，由於停泊在碼頭的貨船都以舢舨卸貨，造就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從海墘到武吉南峇 (Bukit Dumbar)，先後

---

<sup>72</sup> 邵美鳳編：〈職人精神〉，《星洲日報·週刊專題》，2016年4月17日。

<sup>73</sup> 《東方日報·前線》A39版，2016年10月17日。

<sup>74</sup> 鐘嘉怡等主編：《影行人——15個加影的生命故事》，(加影：新紀元學院媒體研究系，2015)，頁76-77。

<sup>75</sup> 陳麗晴編：《傳·說古城》，(馬六甲：馬六甲中華大會堂，2016)，頁105。



至少有五十餘家大小不一的傳統造船廠的出現，其中從柴埕到日落洞網寮沿海一帶就有近二十餘家。<sup>76</sup>然而，好景不常，1960 年代中期馬印關係緊張，並在 1966 年爆發馬印對抗，兩國的經貿來往停止、木造船業大受影響、船廊業務開始走下坡。加上漁業法令的執行，日落洞沿海地區的填海工程、玻璃纖維船隻的盛行，在在都令傳統造船業走向盡頭，目前日落洞只餘下一間名為林松茂的船廊。<sup>77</sup>

以盛產蝦米聞名遐邇的雪蘭莪五條港漁村，其「七星漁業」由於各種原因的衝擊，也逐漸走向沒落，諸如人口短缺、聘請的外勞無法取得工作準證、海警的欺壓、海洋生態污染嚴重和天氣變化多端，皆使魚獲大不如前。<sup>78</sup>位於峇株巴轄城郊的四加亭新村因 1950 年代興盛的樹膠業，帶動了打鐵行業的興盛。隨著樹膠液的沒落，年輕人不願繼承，加上鐵器工廠的激烈競爭，目前僅餘四間打鐵店還在經營。<sup>79</sup>太平十八丁的炭窯業工作環境艱辛，不僅要面對高溫，還得吸入刺鼻的炭味，甚至全身沾滿炭熏味道。製作炭窯的成本高昂，每年還得付租金給政府，50 噸的樹桐放入窯內烘燒，最後形成的木炭只有區區的 10 噸。有時因工人疏忽，耽誤了觀察炭窯的時機，炭窯溫度過大著火，便會面臨虧損。燒制木炭是高成本、低利潤的行業，年輕一輩都不太願意從事這種吃力不討好的行業。<sup>80</sup>

---

<sup>76</sup> 有關這五十餘間船廊的名單，可詳見陳存生〈檳城的造船業〉，《光華日報創刊 75 周年紀念特刊》，（檳城：《光華日報》，1986 年），頁 59。

<sup>77</sup> 〈檳木船業日漸式微〉，《南洋商報》第 15 版，1963 年 2 月 28 日；謝炳貴〈船廊唱悲歌〉，《星洲日報·大北馬版》，2003 年 5 月 26 日；陳燕妮〈走過 119 年日落洞最後船廊——從輝煌到沒落〉，《光華日報·城鎮直通車》B1 版，2015 年 6 月 5 日。

<sup>78</sup> 李建明：《雪蘭莪吉膽島五條港村之漁村產業與社會文化變遷》，（加影：新紀元大學學院，2017），頁 151—169。

<sup>79</sup> 鄭靜萍：〈四加亭老店沉寂打鐵業恐成絕響〉，《東方日報·前線》A26 版，2017 年 9 月 2 日。

<sup>80</sup> 邱加穎：〈論霹靂州十八丁泉成炭窯的開創、發展和轉型（1930-2014）——以蔡招安和蔡招



北霹靂的瓜拉古樓，早期有六間造船廠，如今只剩下 1979 年創立的連振河船廊。<sup>81</sup>同樣在霹靂的吉膽島，1970 和 1980 年代有十餘家造船廠，為巔峰時期，現今只剩下五家。五條港的造船業在 1980 年代盛極一時，西海岸的班台、瓜拉雪蘭莪、沙沙蘭、笨珍等漁港無不到此訂制船隻，但隨著 2000 年以來漁業的沒落和人口大量外流，竟然致使造船業失傳。<sup>82</sup>

傳統行業為了生存，必須要能迎合時代潮流、符合社會需求，故此轉型成為他們唯一的選擇，麻坡才記 434 咖啡館即為其中一個成功轉型的例子。才記原為漂洋過海南來的海南人郭漢才在 1950 年代所創辦，業務以售賣自家種植和烘炒的咖啡粉為主。2000 年第二代傳人引進咖啡機，嘗試沖調和售賣咖啡，結果反應良好，現代咖啡館的雛形就此形成，目前已進入第三代。他們使用的 *Liberica* 品種的大象咖啡，是馬來西亞土生土長的咖啡樹培育出來的。<sup>83</sup>另一個轉型的例子是太平十八丁的泉成炭窯，炭窯在面對日益萎縮的國內市場，除了積極開發日本市場，也讓木炭的功能多元化——將之製成香皂、除臭劑、驅蚊水和化妝品，同時也配合旅遊業，將木炭包裝在精緻的禮盒，以紀念品的形式售賣。<sup>84</sup>

---

成為口述訪談對象》，《馬來西亞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報》第 6 卷第 2 期，2017 年 12 月，頁 97—98。

<sup>81</sup> 雷亞來：〈古樓漁村賞景尋味〉，《東方日報·玩全霹靂》，2016 年 8 月 13 日。

<sup>82</sup> 李建明：〈馬來西亞華人漁村產業變遷：以吉膽島五條港漁村為例〉，廖文輝編：《馬來西亞華人民俗研究論文集》，頁 35。

<sup>83</sup> 沈志祥：〈從傳統走向創新：才記 434Kopi 走入人心〉，《中文·人》，系列 3，2015 年 12 月，頁 17-19。

<sup>84</sup> 邱加穎：〈論霹靂州十八丁泉成炭窯的開創、發展和轉型（1930-2014）——以蔡招安和蔡招成為口述訪談對象〉，《馬來西亞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報》第 6 卷第 2 期，2017 年 12 月，頁 97。



## 七、結論

閩粵華民南來，絕大部分固然目不識丁、身無分文，然而部份華民在家鄉習得的謀生技能和手藝卻隨著他們南來，許多原鄉的行業得以在此傳播。由於來自同一地緣和姓氏的華民往往聚集一處，互助合作，故此形成以地緣和同姓為結合的同鄉同業的情況。而這些傳統行業一般也遵循原鄉的傳統，有各自的祖師爺、禁忌、行話和行號。如果是屬於手工或手藝的行業則必有其獨特的製作過程，服務性質者，則必有其一套獨特的運作程式。馬來西亞的傳統行業繁多，各行各業，不計其數，基本可以分為農漁、工匠和商業交通三類。基於互助與提攜、保障同仁利益、解決勞資糾紛等因素，部分群體較為龐大的行業，就有自身的行會組織，制定共同遵守的制度和條規。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經濟環境改善、技術和原料改進等因素的衝擊，到了 1980 年代傳統行業逐漸面臨沒落，成為夕陽行業，乃至瀕危和消失。

事實上，馬新華人傳統行業可以論述之處頗多，本文僅能針對傳統行業的特色加以整理，至於個別行業的歷史和發展，目前除了黃枝連在 1960 年至 1971 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期間帶領學生進行的新加坡傳統行業的調查，並出版為《南洋大學新加坡華族行業史調查研究報告》之外，迄今仍乏相關的專著。近幾年，如本文所引用的一些單篇論文也陸續發表，但仍稍嫌單薄，有待加強努力的地方不少。

由於時代的進步，傳統行業的沒落已是大勢所趨。隨著老一輩工匠和行業相關人士的離去，大部分無法轉型的老行業，無疑將成為歷史，如果現在吾人不加緊努力，把握最後一道夕陽的彩繪，我們將連這道老行業的歷史也無法留存。



## 八、參考文獻

### (一) 中文

#### 1. 專著：

- 巴素(Victor Purcell)著、劉前度譯：《馬來亞華僑史》，(檳城：光華日報，1950)。
- 石滄金：《馬來西亞華人社團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3)。
- 江柏煒：《海外金門會館調查實錄》，(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7)。
- 杜忠全：《老檳城老生活》，(吉隆坡：大將出版社，2008)。
- 林金城：《知食分子3》(吉隆坡：木言出版社，2014)。
- 南洋大學東南亞華人史課程師生編纂：《南洋大學新加坡華族行業史調查研究報告》，(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4)
- 唐若玲：《東南亞瓊屬華僑華人》，(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
- 區如柏：《祖先的行業》，(新加坡：勝友書局，1991)。
- 黃祖耀：〈頭路——新加坡福建人的行業序〉，崔貴強等著：《頭路——新加坡福建人的行業》，(新加坡：新加坡福建會館，2008)。
- 康海玲：《馬來西亞華語戲曲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
- 許雲樵編：《星馬通鑿》，(新加坡：世界書局，1959)。
- 陳劍編：《顏清湟卷：從歷史角度看海外華人社會變革》，(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
- 陳麗晴編：《傳·說古城》，(麻六甲：麻六甲中華大會堂，2016)。
- 張翰璧：《東南亞客家及其族群產業》，(中壢：中央大學出版社；臺北市：遠流，2013)。



詹緣端等著：《海濱潮鄉——雪隆潮州人研究》，（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雪隆潮州會館，2016）。

廖文輝編：《馬來西亞華人民俗研究論文集》，（加影：新紀元大學學院，2017）。

鄭名烈：《海外桃園——吉隆坡永春社群史略》，（吉隆坡：吉隆坡永春會館，華社研究中心，2014）。

鄭良樹：《馬來西亞、新加坡華人文化論叢》，（新加坡：南洋學會，1982）。

鐘敬文編：《民俗學概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

鐘嘉怡等主編：《影行人——15 個加影的生命故事》，（加影：新紀元學院媒體研究系，2015）。

顏清湟著，粟明鮮等譯：《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89）。

## 2. 特刊：

李文堡編：《馨路——創校 77 周年禮堂和籃球場落成紀念特刊》，（吉膽五條港：新民華文小學，2014）。

陳存生：〈檳城的造船業〉，《光華日報創刊 75 周年紀念特刊》，（檳城：光華日報，1986 年）。

陳年：〈檳城姑蘇廣存堂茶酒樓公會史話〉，《新馬姑蘇聯合總會特刊》，（新加坡：1958）。

雷子鍵主編：《愛漁村——地圖上失落的海岸線》，（沙阿南：雪州政府新村發展委員會，2017）。



### 3. 期刊：

葉俐華：〈魯班行的成立沿革略論〉，《馬來西亞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報》第 6 卷第 1、2 期合輯，2017 年 12 月，頁 77-90。

沈志祥：〈從傳統走向創新：才記 434Kopi 走入人心〉，《中文·人》，系列 3，2015 年 12 月，頁 16-21。

吳浩賜：〈魯巴河流域的「惹船」〉，《中·文人》，系列 2，（加影：新紀元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2014），頁 66—75。

邱加穎：〈論霹靂州十八丁泉成炭窯的開創、發展和轉型（1930-2014）——以蔡招安和蔡招成為口述訪談對象〉，《馬來西亞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報》第 6 卷第 2 期，2017 年 12 月，頁 91-99。

詹姆斯·傑遜著（James Jackson），賴順吉譯《墾殖民與冒險家》（Planters and Speculators），《資料與研究》第 25、26、28、33、34、35 期，1997 年 1、3、7 月，1998 年 5、7、9 月，頁 41—59、61、65—69。

廖文輝：〈檳城日落洞的傳統行業〉，《馬來西亞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報》第 7 卷第 1 期，2018 年 6 月，頁 85—97。

### 4. 網路資料：

李永球：〈碼頭估俚的俗語與行話〉，網路資料：[ahkew.blogkaki.net](http://ahkew.blogkaki.net)，關於 2017 年 8 月 15 日。

李永球：〈馬六甲的估俚間〉，網路資料：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529521>，關於 2017 年 8 月 15 日。

李永球：〈估俚們的豐厚收入〉，網路資料：



[http://leeengkw.blogspot.my/2017/07/blog-post\\_94.html](http://leeengkw.blogspot.my/2017/07/blog-post_94.html)，關於 2017 年 8 月 15 日。

## 5. 報章：

邵美鳳編：〈職人精神〉，《星洲日報·週刊專題》，2016 年 4 月 17 日。

雷亞來：〈古樓漁村賞景尋味〉，《東方日報·玩全霹靂》，2016 年 8 月 13 日。

陳燕妮〈走過 119 年日落洞最後船廊——從輝煌到沒落〉，《光華日報·城鎮直通車》B1 版，2015 年 6 月 5 日。

鄭靜萍：〈四加亭老店沉寂打鐵業恐成絕響〉，《東方日報·前線》A26 版，2017 年 9 月 2 日。

謝林霖：〈師傅是人生的師父〉，《星洲日報·文化空間》，2015 年 3 月 15 日，頁 29。

謝炳貴〈船廊唱悲歌〉，《星洲日報·大北馬版》，2003 年 5 月 26 日

〈檳木船業日漸式微〉，《南洋商報》第 15 版，1963 年 2 月 28 日

譚絡瑜：〈數十年不變留住中藥香古人智慧藏在百子櫃〉，《中國報·星期刊》D2、D3 版，2015 年 1 月 25 日。

## 6. 會議論文：

鄭永美：〈檳城行幫史略〉，檳城古跡信託會主辦、各姓氏青年委員會協辦，「檳榔嶼華人事蹟」學術研討會，2002 年 1 月 5-6 日。



(二) 英文

1. 專著：

John Crawfurd, *History of the India Archipelago(Book I)*, (Frank Cass & Co. LTD, 1967), pp135-136 ; John Thomso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Siam and Indo-Chin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pp13.

Jonas Daniel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5.

L. A. Mills, *British Malaya, 1824-67*, (Kuala Lumpur: MBRAS, 2003), p219.

T. J. Newbold,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Kuala Lumpu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12-13.

